

行旅中的生活与回眸—— 论伍燕翎散文集《移动的光》

罗晓珊*

玛拉工艺大学语文学院

摘要

《移动的光》是马华女作家伍燕翎从课堂延伸到户外的行旅散文集。此书记载了作者在旅居地和异国他乡的行旅过程中所遇到的人、事和物。本文将分成两个部分做出论述：行旅中的生活是作者对旅游客体的追寻；行旅中的回眸则体现在行旅时，作者对生命主体的思考。因此，笔者将从作者客观的移动世界和主观的内省世界来浅谈这本散文集。从作者对行旅意义的思考和人生感悟中，展现行旅文章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伍燕翎，《移动的光》，行旅散文，旅游客体，生命主体

* 罗晓珊，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玛拉工艺大学语文学院讲师。

Life And Reflections on The Journey: A Discussion on Wu Yanling's *Moving Light*

LOH Siaw San

Academy of Language Studies,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Abstract

Moving Light is a travel essay collection by a Malaysia Chinese writer, Wu Yanling which extend from classroom to outdoor activities. These collections recorded the people, event and things encountered by the authors while traveling or staycation at oversea. This article divided the discussions into two parts: life while traveling which is the author's pursuit of the travelling object; retrospective aspect of travel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author's thinking about the essence of life while traveling. Therefore, I will briefly discuss this collection of essays from the author's objective moving world and subjective introspective world.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hese travel essays will be explored through the author's contempl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ravel and her insights into life. This will shed light on the deeper meaning and worth of the travelogue genre.

Keywords: Wu Yanling, *Moving Light*, travel essay, travelling object, essence of life

一、前言

伍燕翎是马华文坛杰出的学者,也是优秀的作家。早在马来亚大学念学士学位时,伍燕翎便曾在英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修读硕士时,她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英国,间中也曾到过欧洲、中亚等地背包旅行。在出国并不普遍的 90 年代,伍燕翎已经展开了她的行旅生活。

伍燕翎的行旅生活,和自身的成长环境有着内在的紧密关系。所有的旅行或出走的愿望,都来自于她童年对飞机的憧憬。她小时候就住在梳邦机场的新村里,“周末时祖孙俩去看飞机起落,隔着机场的落地玻璃窗看别人乘搭飞机,女孩非常兴奋,向往能像飞机一样飞向更广阔的世界”(蔡舜立等编著,2015,页 114)。

第一次的吉隆坡之旅,“是母亲给我开启的。这一座城池对我这初来报到的乡下人而言,犹如一张铺天盖地的蜘蛛网,阳光洒下,绚丽着迷,极度渴望挣出去。”(伍燕翎,2021)对小时候的伍燕翎来说,能够去吉隆坡市溜达已经是件奢侈的事情。怀着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长大后的伍燕翎开始不断地循着光移动,形成了人们口中“一道奇异的风景线”(晨轩,2014,页 38-43)。

这道风景线,被记录在《移动的光》里。全书共分为五辑三大部分,书中文章是伍燕翎关于行旅的书写。第一部分是辑一《一个旅者》、辑二《孤寂如夜里的风》和辑三《走过我的南方》,是作者在英国游学的生活记录,也是旅游心得。作者对英国情有独钟,认为这个国度在任何时候、任何一处都有储备文学力量的条件。从探首窗外到观察街景,作者用心体察粗糙之处里的深刻印迹,认为“这或是书写唯一能够张杨的理由”(伍燕翎,2007,页 21)。

第二部分是辑四《出远门去了》,叙述作者到欧洲国家旅游的所见所思,让读者能够感受到她的旅游心得和感触。作者通过文字将自己的感性认识变成了客观的笔墨,让读者跟随她的脚步走遍巴黎、瑞士、荷兰、威尼斯等地的角落。欣赏美景之余,也能感受浓厚的艺术与文化氛围。

第三部分是辑五《前世的乡愁》,阐述了作者对埃及、土耳其、希腊等地中海国家的深刻印象,以及对文学的追求。除了对旅游地的客观介绍,更多的文字是充满了人文情怀和历史文化的沉淀,让读者在旅途中感受到更多的人生启示。因此,书中大部分的散文会附上一张照片。这些照片是作者旅行沿途所见的事物,也是作者记忆中的美好风景。

简言之,《移动的光》记载了作者在旅居地和异国他乡的行旅过程中遇到的人、事和物。本文将从作者客观的移动世界和主观的内省世界来浅谈这本旅游散文集。在对客观世界的行旅生活中,伍燕翎为读者展现了西方社会丰富的文化内

涵。在行旅过程中，作者通过心灵上的追求，让读者可以窥探到作为旅游主体（作者）的主观体验。这不仅包涵了作者对人情世态与对事物的判断，更多的是对行旅意义的思考和人生的感悟。

二、旅游文学

关于旅游文学的定义与特征，学者之间见解不同。80年代时期，普遍采用的是冯乃康的概念：“旅游文学是以旅游生活为书写对象，抒写旅游者及旅游工作者在整个旅游过程中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的文学”（冯乃康，1988，页60）。冯也在《中国旅游文学论稿》（1995）中对旅游文学的性质、特征、作用、意境、结构、语言等进行了探讨，构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旅游文学理论体系。

随着时光推移，更多学者对旅游文学作出阐释。在第三届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便是硕果累累。其中丘彦明将旅游文学细分为三类，即：

一，狭义的旅游文学。离开平时的环境与空间，到另外的地方的短期活动，将自身的体验书写出来，文字具备文学性作品；二，主题式的旅游文学。离开平时的环境与空间，到另外地方的短期旅游活动，拟定出特殊主题来探索、追寻、思考，事后将主题以文学形式书写出来的作品；广义的旅游文学。跨越疆域，离开自己的国家，在不同的地域、人种、文化下生活，时间或短或长，心态包含流放漂泊情感的文学书写。（丘彦明，2012，页16-20）

随后，钱虹提出了“行走文学”概念：“有的文学有时并不以观光、游览、猎奇、休闲等旅游或旅行为目的，而是作者在离开居处的行走过程中由于某种自然的或人文的景观而触发的文学书写。”（李培培，2012，页25-26）

这个概念得到陈思和的附和：

“行走”为旅游文学的基本底色，且“行走”比“旅行”的概念范围更广阔；旅游文学实质在于空间位置的变换，“行走”扩大了旅行文学的内涵……“行走”具有多重意义，动物行走基本是为求生与配偶，人类行走则可以从感受到愉悦，文化和心灵的需要使人超越，在存在中获得形而上的精神意义。（李培培，2012，页25-26）

上述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旅游文学的特征进行了分析, 对我们认识旅游文学的特征具有积极意义。对此, 伍燕翎在书中对旅行也有一番见解。“每一次出走, 我都必须尝试跟上一种速度, 一种若要抵达终点就不得不往前移动的速度。”作者强调自己是移动, 而不是旅行。她认为旅行的必备条件是“必须能够抵得住现实里的一些元素, 比如时间和金钱。”而移动, 是“靠紧‘旅行’的边沿, 往一个未知的方向, 在边走边行中, 去发现即使是小小的发现”(伍燕翎, 2007, 页 36)。这和余秋雨在第五届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强调的不谋而合——旅游更多时候是在旅“行”, 旅游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 是有使命感的体验和“文化的分享”(卢哲, 2015)。

二、行旅者的两个世界

行旅的本质包含了旅游的审美性。旅游者以自身主观的审美观去审视着外在世界所存在的美, 涉及人类审美的全部领域——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许宗元, 2006, 页 116)通过描写旅游客体的各种美, 完整展现了旅游者的主体意识, 同时显示了作者的个性思考与精神追求。易言之, 在《移动的光》里, 旅游国家作为审美客体, 作者观察并体验当地的衣食住行, 将这些经历化为文字, 付诸成行旅中的生活; 在离开故土, 拥有独立的内心空间之后, 个人的心灵对话逐渐酝酿, 形成了行旅中的回眸。

(一) 行旅中的生活: 对旅游客体的追寻

《移动的光》的内容主要是围绕伍燕翎在外国的生活而展开。她虽在英国生活多年, 但是作为“旅者”, 她的内心永远和英国这片土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即使后来读硕士的时候, 她再一次回到英国, 却一直以一个外来人自居。对于作者来说, 审美客体, 即旅游地在她眼中就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他者形象。

如前所述, 伍燕翎的旅游散文集里可以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从英国南方回来, 旅游余味最浓的行旅散文。书中许多作品都是作者在英国生活的缩影, 而旅游文学反映的就是旅游生活, 即旅游过程中的衣食住行。火车站与旅馆, 是作者游记里两处必经的据点。在《流浪经过火车站》(伍燕翎, 2007, 页 39)里, 作者描述了伦敦乘火车的体验, 形容火车站是一座整齐的城, 经过火车站的人都是流浪者。人们在来去之间规划一个完整的人生。

受米兰昆德拉的影响, 伍燕翎毫不掩饰自己对追寻城堡改建旅馆的向往。在《寻找城堡里的旅馆》(伍燕翎, 2007, 页 40)里, 作者因为经费的考量与限制,

最后只能找到了“城堡里巫女被绑锁的地方”，也就是一间被封尘已久的地下室。虽然在不断移动的过程里，作者没能遇上一座城堡改建的旅馆，但作者找到了由一对老夫妻经营的英国旅馆。“这旅馆或许就是我要找的城堡，那老夫妻是一对年事已高并历经沧桑的老国王老皇后，正与膝下年幼懵懂的孩子说着那久远的老故事。”（伍燕翎，2007，页43）。通过隐喻带出场景，给读者一种浪漫和富有故事性的感觉。后来，作者再也不寻找城堡似的旅馆了。作为旅者，旅馆只是她暂时居住的地方，而她心中清楚，终究会回到自己的国家，于是就不再执着于寻找。

在回去自己的国家之前，伍燕翎的行旅生活，需要一定的经济能力作为支撑。当时仍在攻读学位的她，常常为节省旅费而做出一定的让步。从餐食从简，到火车站里坐着睡觉，再到旅程中学会的防身之道，这些对作者来说都是“身不由己的幸福”（伍燕翎，2007，页132）。除了这些，作者也会到处漫步、呆坐、拍照、读简介、听导游说故事，进行一般行旅者的活动。当然，作者并不承认自己是在旅游，她“只是在距离与距离之间徒步竞走，如此冥顽不灵地游走域外”（伍燕翎，2007，页15）。

如果旅馆与火车代表着住行两大旅游元素，那衣食显然并不是这本小说里的主旋律。书中对于食物的描写并不多，她“会在厨房磨蹭一顿早餐的时间，或水煮肉，或煎腌肉（bacon），或到街角 Sayer 面包店叫一杯浓咖啡，再点一个乳酪牛角包……”（伍燕翎，2007，页24），她也向往“英式小馆子尝红酒、扒牛排的浪漫格调。”（伍燕翎，2007，页24）。相比于对知识与文化上的渴求，衣食显然不是作者所追求的要件。

对于知识的渴求，读者可以从作者在追寻文学伟人的步伐中窥见一二。从作者的行旅地图中，有：Rowena 的 Minack 剧场；徐志摩的康桥；莎士比亚的 Stratford 小镇；简·奥斯丁的 Chawton 村庄；弗吉尼亚·伍尔芙所在的剑桥讲堂等。这些伟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是作者不容许自己错过的地方。

在追寻伟人足迹的同时，伍燕翎旅游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作者迫切地想要表达她所见到的世界。从巴黎、瑞士、荷兰，从罗马到威尼斯，从比萨到佛罗伦斯，开罗以西到开罗以南。旅游散文的空间既已拓展，直接导引了阅读者，给人愉悦，又添见识，传递着异域的文化。以文学的眼光，深入认识“他者”文化，使得《移动的光》具有鲜明的文学和文化意义。

因此，在接下来的辑四《出远门去了》，可说是作者游欧的旅游札记。错过了巴黎圣母院后，作者始终感到耿耿于怀。作者对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非常感兴趣，错过后就感到自己错失了一次宝贵的机会。这种遗憾一直在作者心中挥之不去，让她久久无法释怀。幸好在巴黎，还有无处不在的艺术气息。作者描写了火车站里的女人和她的流浪狗、塞纳河畔里的夜、瑞士的夏天的雪、荷兰的向日

葵花海、某条河边有妓女居住的橱窗等等。无论是走过的路还是路过的桥,她对威尼斯天国般的美永远难以忘怀。这些文字和回忆,是作者回国后拿出来与友人分享的片段。

对伍燕翎而言,行旅生活不是为了回国后的张扬。每个国家独特的文化、历史和地理特征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正是作者所追求和向往的。完成对欧洲的探索后,作者便开始游走在地中海国家。散文集的第三部分《前世的乡愁》,便是作者在地中海国家留下的行旅线索。

这一辑里的文字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开罗以西一个名为布尔喀什的骆驼市场,作者不小心遗漏背包时的无助,和哭泣的骆驼一样惶恐;开罗最古老的吉萨金字塔和人首狮身,是作者记忆里老师讲解《古文明之谜》时的向往;作者最害怕迷路的地方,是青春年代自地理书上背诵过撒哈拉;古希腊神话里众神齐聚的奥林匹克山;昔日辉煌和灿烂已烟消云散的雅典卫城;没有神殿的阿斯旺,是一座名为沙漠的城市;卡巴多奇亚,是作者心中的红河谷;新年时,居住棉花堡里的人,哪里都去不了,只能像逃难一样回家去;爱琴海南端 Santorini 的蓝与白,孤单却带着平易近人的平和与安宁;米兰昆德拉离乡以后不再回去的布拉格。作者通过文字,描写了景观,更描写了景观下的文化内涵。

在作者的行旅过程中,除了对景物的描写,人物刻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书中呈现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特别是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他们经常为了生存而打拼。例如:马来西亚到英国半工读的大学同学,在异乡里的不适应和打工遇到的委屈;和交往六年男友分手的友人,情感上的遗憾;三个被时光侵蚀的中年女人,在中餐馆打工的故事;在海港靠岸处中餐馆,几个身穿旗袍看似保守的中国女人日常;来自新加坡的利物浦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博士研究生,宛如电影般精彩的情感故事。这些日常生活细节也成为作者记录下来重要素材。

旅游散文,或者一篇游记,如果单单“记”住了作者的“游”,显然不足以游记称之。或者说算不上优秀。“记”固然不可缺少,但抒情、说明也同样重要。唯其如此,方能留给读者阅读印象。(刘景松,2001,页5)纵观伍燕翎的散文,游踪遍布西欧和东欧,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到古文明的摇篮。叙述空间辽阔,叙述时间从远至近,从而构成具备历史性和世界性的文字。

(二) 行旅中的回眸:对生命主体的思考

伍燕翎的行旅散文,花了大量笔墨书写其在移动过程中频频回望过去时空,对家乡的想念及对行旅意义的思考。“我喜欢居住这里,可是也有我不喜欢的。这种极端和矛盾之间的拉扯,我走在他乡的路上及后来回到熟悉的城市时,就强

烈感觉到了。”（伍燕翎，2007，页20）由此可见，在努力实现理想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模糊不清的时候。

为了实现自己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伍燕翎选择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在《移动的光》中，作者抒发了自己在国外的孤独情感。这种情绪与思乡有着极大的关系。这里的生命主体可以是作者内心中的情感和思绪，同时也可以是国内的环境、陌生的文化和与家乡的距离。这些生命主体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作者的情感体验，并表达了她对家乡的思念和渴望。

《速度》一文中，作者尝试用时间来测度和家人之间的距离。8小时的时差，英国的深夜是家乡的清晨；作者的晚餐时间是家人的就寝时间。到了佳节时期，家乡与西方的氛围落差，都让作者陷入了思乡情绪里。《思念的新年》（伍燕翎，2007，页56）《回不去的新年》（伍燕翎，2007，页58）是作者在新年时，对家乡与家人的思念化成的文字。在面对难以预测的欧洲天气时，作者便感叹自己的国家气候更平易近人。“我倒喜欢赤道上如此黑白分明的天气，永远平分的昼与夜，不急不缓，如此坦荡，不偏执。不像处身欧洲，每天一早起来得看天气行事。”（伍燕翎，2007，页47）三言两语，把国内外气候的特色呈现在读者眼前。

旅者与气候有着亲密的肌肤接触，食物则是旅者舌尖上的享受。对比国外美食，作者更想念的是家乡的饭香，马来椰浆饭、马来沾、美极咖喱泡面。人在国外，却心系自己的家乡，所以读者不难在书里找到作者对自己国家的描写。《无家》（伍燕翎，2007，页54）里的流浪者，让作者想起自己国家里那群带着孩子、身穿沙龙的马来妇女的乞讨。尼罗河上喝着木槿花茶，是自家的国花。看到沙漠，作者联想起家乡的河岸。撒哈拉那匹沿着河岸出现的黄纱布，像极了“靠近家乡那一头沿着高速公路一路笔直到底的海岸线”（伍燕翎，2007，页143）。从时任首相、宗教、语言，甚至是不想别人把邻国误会成马来西亚，这些都反映了作者与国家之间的纽带。

除了对家乡的想念，也有对家乡情况的焦虑。作者在路上，遇上一个正填写市场调查调查券的老妇人，便坦然告知她个资。老妇人知道她是旅人后也热心帮作者探路。这不禁让作者感叹在自己的家乡里，她常为了自身安全而拒绝帮助问路人或行销员。“为何只有在那片不需太多伪装和防备人心的天空底下，我才这么轻易地相信他人？也许因为我只是路过，路过的时候，他人对我笑，我也笑了。”（伍燕翎，2007，页29）

对于国家的发展不如他国，作者深感惋惜。

愈发认真去体会和认识别人的城市，我就愈是不住回头去看自己的城市。有时看到他人城市一切资讯透明便捷，公共设施予人舒服方便，甚

至服务线上有礼讲效率, 我再也忍不住为我城市所努力不来的而难过起来。或许我也只是肤浅, 仅观察到这座城市的片面, 未能给予更深刻的理解, 但我想最深刻的, 还是留给自己所熟悉的吧。(伍燕翎, 2007, 页 69)

有一次, 作者遇见了一名金发稀疏、碧蓝眼珠的年轻小伙子。小伙子的离家经验让作者感触良多。“这条路走了出去, 如今换来更踏实和稳健的步伐……一种要完成更内在的生命形式的训练。”(伍燕翎, 2007, 页 131) 小伙子说像他这样一个行旅者, 已不太可能想家, 因为处身何处都不重要。显然在心态上, 作者和遇到的小伙子不一样。“我出来不久就要回去了。我找不到不回去的理由。”(伍燕翎, 2007, 页 45) 作者清楚知道自己是出来旅行的, 她最终会回去自己的国家。

作者热爱自己的国家, 也热衷于行旅生活, 所以“待真正回到家乡, 却又偶尔挂念冬夜时镇上冷风呼啸的孤寂”(伍燕翎, 2007, 页 63)。这看似矛盾的话, 其实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作者清楚知道“自己不过是伪装远游的行旅者。一路走来, 只是假借行旅之名, 装载那些无以名目的愁绪。行程将尽, 岁月还长, 那边一直熟悉的天空, 依然炽热如夏。”(伍燕翎, 2007, 页 47)

在《跋涉的行旅者》(伍燕翎, 2007, 页 35) 中, 作者提及那些她未成涉足的地方, 对她构成的引诱和向往。如今回头看, 那些跋涉, 也是为了“将来的记忆上色”。“一个人走得越远, 他的眼光越是辽阔, 风景看多了, 自然就没所谓的骄傲了。”(伍燕翎, 2007, 页 48) “一段旅程承载了太多的喜怒哀乐, 以至你从不敢张扬旅行以后的骄傲。你心里忧惧, 这些走过的足迹可否支撑得住往后更多的考验。”(伍燕翎, 2007, 页 49) 由此可见, 作者一直在担心, 担心移动的印记, 承载不了成长的印记。移动时, 不知道前方的风景, 只有在回头的时候, 才能了然于心。显然, 这是经过岁月的洗礼, 才能得到的体悟。

作者在走走停停的寻找过程之间, 并没有忘记回到生活最初的原点。这里的原点可以是自己的家乡马来西亚, 也可以是行旅的最初目的。诚如作者所言:

旅行,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只一再为我们证明了远方的距离。但我想, 旅行最终抵达的目的地, 是旅行以后, 我们身处的所在。这不是具体的地域指向所能确定的。它应该是旅行还原以后, 我们心里明确的方向, 尽管最后就只坐在一张书桌之前。(伍燕翎, 2007, 页 85)

因此, 作者认为自己是来旅行的人, 带着自己的生活来看别人生活, 带着自己国家的故事来听他国的故事。无论置身故国家园, 还是身走天涯他乡, 作者总在寻找安顿灵魂的憩园。在她的笔下, “旅地”是真实的, 也是虚空的。通过行旅活动与作者的行为、情感和思想联系, 书中文字展示了作品中生命主体的重要

性，它们成为了表达情感、思考和观察的工具，传递了作者的内心世界和与外界的互动。

作者在回顾自己多年来的行旅过程中，得出了个结论：“看天看海看山看人，大概是旅行最省钱的方式。……我们看到的真实，其实是岁月的痕迹”（伍燕翎，2007，页152）。作者在三年里去了两趟欧洲，走了部分的西欧和东欧。接着，又去了地中海国家。当有人问起作者远行的意义时，作者虽然无法给予最确实的答案，“但自出发那天开始，我知道自己是一路寻找，寻找一个爱情的便当”（伍燕翎，2007，页148）。所以在依斯坦堡里的雨和雪，让作者发现了身边背囊里的爱情面包。

《移动的光》出版后，伍燕翎并没有停止自己移动的步伐。热爱户外活动的她，用多年爬山的经验告诉读者，“如果你不走到山上看风景，风景不会前来。文学也是”（伍燕翎，2019）。故此，在作者的两个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世界是以西方国家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为载体，以作者的行踪为线索，充分展示该处景观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在作者的第二个世界里，也就是在作者在描绘自然风光的同时，抒写了个人的人生感悟，揭示出生活哲理。无论是客观的第一世界，还是主观的第二世界，都表现了作者的独特感受，抒写作者的生命体验。

三、结论

伍燕翎的散文以生动的语言和精彩的描写，展现了行旅生活带给人们的体验和感受，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不同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异彩纷呈。作者也通过细腻的观察和独特的视角，表现了旅游的魅力和生命的丰富多彩，既有对于人文历史的探寻，也有对于自然风光的赞叹，同时也不忘反思行旅对于自己的意义。

旅游散文原为兴趣而作，增见识，扩视野。通过不断的移动与寻找，就会抵达目的地，也就是光的所在。光可以是物理的光，也可以是心灵上的一个满足。

我其实像许多行旅者一样，也是沿路移动，沿路就可迷失，直至最后才逐渐相信，移动必然要在疲惫的跋涉过后，才会见到出口。我只好承认，我并不是有野心的行旅者，一路走来，我也不过是打着行旅者的幌子，企图寻找那些移动方才见到的光。（伍燕翎，2007，页171）

从少年时期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到有经济能力后的行旅生活。不同年龄阶段所看到的风景，便是伍燕翎所追求的“光”。

旅游生活是片段性与暂时性的, 即使是职业旅行家, 他们的旅游生活也是由一件件细小的生活片段组成的。诚如伍燕翎所言: “每一段旅程是人生的一小段一小截, 也就越发明白: I have nothing to be proud of” (伍燕翎, 2020)。纵使走过千山万里, 开阔了视野, 从生活片段到人生片段, 就越感叹人的渺小。至此, 作者认为走了那么多的旅程, 也就没什么可以值得骄傲了。这句话的背后, 是建立在走得越远, 看得越多后的一番体悟。

《移动的光》里的文字细腻、简洁, 内容没有局限在个人感慨和封闭内心体验之中。伍燕翎笔下描绘的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 而是那些蕴藏在旅途中的人情世故、人文情怀和历史文化, 更为读者留下了宽阔的思想空间。总之, 伍燕翎的旅游散文集以生动的描写和深刻的思考, 展现了旅游的意义和价值, 同时也为读者带来了一次丰富多彩的文化和知识之旅。

参考文献

- 蔡舜立等编著 (2015)。《我的童年趣事》。大将出版社。
- 晨轩 (2014)。封面故事专访——伍燕翎: 我在寻找一条通向远方的路。《人物杂志》, 3, 38-43。
- 冯乃康 (1988)。再谈旅游文学的特征。《旅游学刊》, 4, 60。
- 冯乃康 (1995)。《中国旅游文学论稿》。旅游教育出版社。
- 吉隆坡摄影节 (2019年8月23日)。《遥望大山和文学的姿态》【脸书图片】。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kualalumpurphotographyfestival/photos/a.2403050726422105/2420531228007388/?type=3>
- 李培培 (2012)。行走的愉悦——第三届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1, 25-26。
- 刘景松 (2001)。《新华纪游文学的现代意义》【硕士论文, 厦门大学】。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
- 卢哲 (2015年12月1日)。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港举行。《中国新闻网》。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RTgJ>。
- 丘彦明 (2012)。我的旅游文学写作。《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1, 16-20。
- 许宗元 (2006)。旅游文学论纲。《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5, 116。
- 伍燕翎 (2007)。《移动的光》。大将出版社。
- 伍燕翎 (2021年12月21日)。归去的风。《星洲日报》, 文艺春秋版。
- KLPF—Travel talk 旅游文学 (2020年8月31日)。《旅游文学对话: 方路、伍燕翎、梁馨元》【脸书视频】。脸书。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live/?ref=watch_permalink&v=370377680631981。